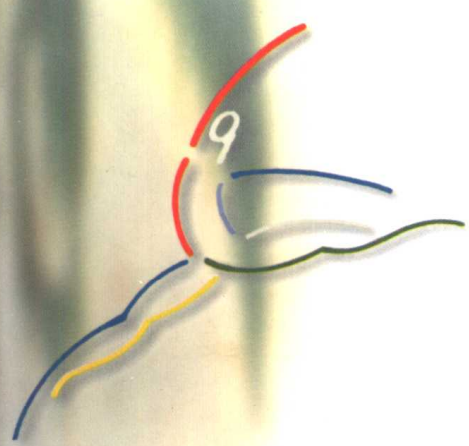




小魔女

千柔◎著

回头是爱



Qian Rou

千柔
言情系列
小说



文化艺术出版社



小魔女

千
柔◎著

XIAO MO NI

回头是爱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魔女/千柔著.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1
(千柔言情系列小说)

ISBN 7-5039-1924-8

I. 小… II. 千…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0757 号

千柔言情系列小说

小魔女

(4 册)

千柔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万泉寺甲 1 号

邮政编码:100073

江苏吴县市文化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4 字数:445000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9-1924-8/I·820

定价:42.00 元(全 4 册,每册 10.50 元)



内容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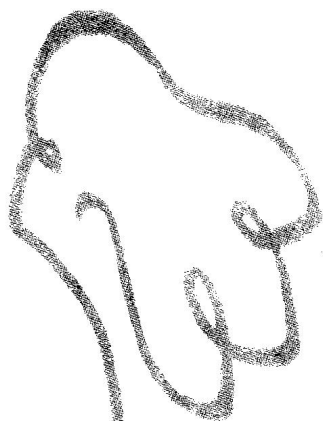
开朗、爽气、美丽的谢云烟，是深受台湾影迷喜爱的色艺双全的著名影星。她有一个让人羡慕的幸福美满的家庭。

在接受电视剧《亲情》拍摄任务之时，也正是她的丈夫张家任因公出国之日，云烟感到了寂寞和空虚。这时，一位明星崇拜者——英俊、潇洒、年轻的富商程天宁趁机而入，闯进了她的生活。

摄影棚内外，云烟左右时常可见程天宁跟踪的影子。他百般体贴、殷情关爱、一厢情愿地纠缠着云烟。当遭到她的拒绝后，不能自拔的他竟闹出自杀而把戏来……戏内的戏正拍着，戏外的戏同时在演着，云烟被程天宁的真情所打动。

云烟的婆婆刁钻、疑心，大姑子又从中作梗，火上浇油，她们十万火急地把云烟的丈夫从国外急催回来。一片看来宁静的生活之海，顿时波涛汹涌。只懂生活而不懂爱情的丈夫听信婆婆的胡言，不问青红皂白，大发脾气，一记耳光，打得云烟离家出走……





回 头 是 爱

目 录

1. 风烟再起 1
2. 孩子病了 11
3. 接 戏 21
4. 拍戏的乐趣 31
5. 签约 41
6. 分别 51
7. 一见钟情 61
8. 又一个追星族 71
9. 真情真意 81
10. 进入剧情 91
11. 婆婆的怀疑 101
12. 为爱自杀 111
13. 爱得真累 122
14. 听信婆婆胡言的丈夫 132
15. 离家出走 142
16. 投向爱的怀抱 152
17. 婚姻亮红灯 162
18. 离婚并不可怕 173



1 风 烟 再 起

云烟提着菜篮子，顶着小雨，加快着脚步往家里走。鱼是活杀的，捂久了就不够新鲜味儿，家任只要拿筷子一沾，立刻就能指出毛病来，这就能让她气闷得个彻夜难眠，恨不得把自己杀了才能弥补心头那份缺憾。她跨大着脚步如腾云驾雾，心头晃着家任的影子，忍不住嘴角泛出了微笑，那个心爱的男人就是她的丈夫，每一想到这层关系，就周身通畅得被幸福感所笼罩，顾不得天空细雨，顾不得地面泥泞，顾不得手里的东西。

“哎呀——哎——”她坐在地上看着往来的人群车辆，俯视着她的小老头正满脸歉疚的向她连连地说：

“对不起——小姐，对不起！”云烟猛然胀红了脸，用手撑着地，刚站起来一半，脚下一滑又重重地摔了下来！



“哎唷——”她觉得脊椎骨端一阵疼痛，半躺着再也站不起来了。

“小姐!小姐!”小老头张着两手就要来搀扶她。

“滚开!”她暴怒着。

“好凶!”围观的人嘀咕着。

“什么东西!”她用两只电筒似明亮的大眼，瞪着四周的人，“败类，只说风凉话!见死不救，袖手旁观!”

“敢吗?”有人阴阴地回她。

她缓缓地从地上站起来，气得感觉不出浑身上下哪里疼痛，围着看热闹的人相继散去，只有倒在地上的摩托车和提着她菜篮的——小老头，惶恐地等着她发落。

“给我!”她用手夺过菜篮，“骑着个破车横冲直撞，出了人命你拿什么赔?!”

“喂!你这——一个——女——小姐，”有人回过头来打抱不平，“是你撞到人家车子上去的，人家为了让你，差点撞上汽车，那才真的出人命!那才真不知该谁去赔命呢!”

“多管闲事!”云烟悻悻然丢下一句话，推开挡在她面前的小老头，揣着一肚子窝囊，手里的菜篮好像装进了石块，显得特别沉重，她现在依稀记得小老头满地抓鱼的狼狈相。

唉!她从心底叹着气，那些已被破肠挖了肚的鲫鱼，虽然在塑胶袋里头闷了好久，血淋淋还是活蹦乱跳的，被那倒霉的小老头两手拼命的掐着，这会儿是死定了!这么好的鲫鱼，可遇而不可求，连订都订不到，偏



偏碰到这样儿的事，报纸上天天有车祸，从不知是怎么发生的，事情临到了自己身上，她是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绝不信路人的话，自己发了疯，往摩托车上去撞。

她站在大门口，放下菜篮搓着手，往口袋里找钥匙，小钱包还在，钥匙遍寻不见，那一跤跌得——总算丢了点东西了！她万分懊恼地按着门铃，担心吵醒了婆婆的早觉。

“谁呀！”对讲机传出来的声音既不是婆婆，又不是王嫂。

“对不起，我按错了！”云烟皱着眉，鼻子里往外冒烟，今早真诸事不顺，雨下得又越来越大了，她抹了抹发上的雨珠，看准了自己家的对讲机再按铃。

“谁呀？是谁呀？”声音不再陌生。

“怎么——”云烟疑惑着是不是对讲机搭错了线，“是四楼张公馆吗？”

“是呀！”

“是的？”她不由得心头火起，“你是谁？”

“哎呀！”对讲机里突然笑了，“你是云烟呀！我听出来啦？凶巴巴，又——”

“开门啦！”她更吼上了。

对讲机响了，大门才应声打开，她听到对讲机中传来的远远的对话：

“妈，云烟不知在哪儿挨了——”那逐渐模糊的声音，显然是大姑娘。

“她呀！”婆婆的声音更遥远。



她放下菜篮，在大门内站了一会，尽量地整理着自己，这身泥污可以不在乎路人的窥视，可不愿落入大姑娘的眼里。

提着越沉越重的菜篮上了楼，往四楼才走了一半，王嫂就忙不迭地下楼接过她的菜篮，一边知情识趣地小声说：“我在后阳台洗衣服，没听到门铃，”突然看到她发上往下滴的雨水，抬手就要替她擦抹，“哎呀，头发——”

“少动手动脚！”云烟拂开王嫂的手，推开家门，走进干净明亮的家里。

“妈妈——妈妈——”佳佳张着小手，向她奔了过来。

“佳佳，奶奶抱！”婆婆沉着脸把孩子接过去，“你看你一身湿，佳佳才换好衣服。”

“新衣服好不好看？”大姑跷着二郎腿坐着，“大姑姑帮他买的，老二那件有点小，我拿去换。”

“喔！”云烟气不顺地走向洗手间。

她正在关上洗手间的门，听到大姑赌气地说：

“妈，我还是回基隆吧。我是来看你的，不是来看别人脸色的。”

别人！嘿！

她猛然开了大门，从洗手间出来，一边往自己的卧房走一边大声向王嫂说：

“王嫂，把鲫鱼先拿出来洗了。”

“妈，有鲫鱼哎！”大姑姑说，“你是爱吃的。”

“你又糊涂了。”“婆婆冷冷地，“我今天吃



斋！”

云烟从卧房拿了换洗衣服出来，向婆婆说：“我替你买了油豆腐、腐衣，烩冬菇。”她又叫着：“王嫂，把冬菇泡了。”

“冬菇——”王嫂握着手，苦着脸不知如何是好。

“先洗一洗再泡，那泡的水——”云烟一边往洗手间走，一边关照着。家任再三提醒她，她哪会忘了婆婆的生日。

“冬菇——没有了。”婆婆接得很快，“我做主送给瑞芳了。”

云烟眼睛向上看着客厅里的众人，大姑瑞芳逗着佳佳对她婆媳这番对话似根本没听见。她只好向王嫂说：“别忘了买冬菇。”

话才说完，一个喷嚏打得她赶快往洗手间跑。

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云烟心情开朗了点，她决心把一上午的种种不愉快忘掉——过去了，就过去了！瑞芳到娘家来拿东西这也不是头一次。再说，她也会不轻不重的给佳佳和瑞瑞买点东西。中午，她或者再派王嫂去买点菜。她盘算着心事，一边把头发吹干。对着镜子拉了拉自己紧绷着的两颊，放了手，她倒真笑了，白净的两颊被拉红了，衬托得自己更——她向自己骄傲地撇着嘴，她没见过几个人有自己的花容月貌的，尤其——她有点不好意思，她的身材，生了两个孩子，仍然和雕刻的一样，匀称得恰恰好。

难怪——她陷入一阵玄思默想中，也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这才赶快把洗澡间收拾好，走到客厅一看，空



荡荡的，倒是一大堆谈笑声从厨房传来。

“大姑姑，”她一向跟着孩子叫瑞芳，“今天中午——”她突然直了两眼傻了，“你——”

“今天中午你享享福，尝尝我的手艺。”瑞芳忙烧鲫鱼，头也不回。

“你把鲫鱼——”她感到全身的气直冲喉头，简直想大喊大叫起来。

“中午简单一点，”婆婆说，“一个鲫鱼，一个黄豆芽豆腐汤。”

“瑞芳，”云烟撇开婆婆的话不搭腔，直接向大姑说，“鲫鱼就留到晚上吧！等下王嫂到小店去叫两个菜。”

“晚上她要回基隆了。”婆婆脸板板的，明摆着一副一言九鼎的不可抗拒的威严。云烟站在厨房里看着她们忙得高兴，毫无自己插手的余地，直觉得浑身一阵一阵的寒栗。她僵立了好一会，才强迫自己移动脚步，把自己关在孩子房里。瑞瑞一个人坐在地上玩玩具，一岁多的孩子看着她笑。

“该吃奶了，妈妈给你冲奶。”

云烟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冲奶。心里已打定主意，让她母女吃饭去，落得个眼不见心不烦。

“张太太，吃中饭了。”王嫂走了进来，“我来喂瑞瑞。”

“你跟老太太说，瑞瑞在吃奶，我等一下吃。”云烟沉着气，尽量不使自己失态。

“我来喂瑞瑞嘛！”王嫂弯下腰来抱孩子。



“你干什么！”云烟瞪眼低着嗓子叱责。

“大姑——”“少废话，”云烟说，“出去。”
王嫂只好走了。

“把门关上。”云烟在她身后跟了一句。

母子俩人守在小房间里，好像被全世界的人遗忘了。结婚这么多年，孩子也生了两个，她谢云烟在张家永远像个外人，鲫鱼被煮了还在其次，她受不了瑞芳喧宾夺主，凡事不和她商议一下，自为自主，自说自话，眼睛里哪有她这个人。

瑞瑞吃了奶，玩了一会又睡了，她一个人溜回自己房间在床上睡了一觉，是被王嫂叫醒的。

“有人找你。”

“谁？”云烟从床上坐了起来。

“姓黄，就是常打电话的那个黄什么制作人。”

“讨厌！”云烟只好出去。

“你还没吃中饭呢？”王嫂关心着她，“要不要我弄点什么给你？”

“不用，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

客厅里除了黄制作人之外，婆婆和瑞芳也在一角坐着，低低地谈着话，把个登门拜访的客人凉在一边。

“黄景塘，”云烟招呼着，“你见过我婆婆和我大姐了？”

“没——”黄景塘站了起来，向张老太太鞠躬，“老太太，大小姐。”

“请坐。”婆婆比了手势，“王嫂，倒茶。”

“黄景塘，你真不死心。”云烟笑着。



“在电话里你容易推，当面邀请，再向你详细说明一下剧情故事太好了，等于是替你写的本子——”

“本子呢？”云烟不等她说完，拦着他说。

“我没带在身上，”黄景塘傻眼了，想不到云烟态度突然转变。

“我看了本子再说好不？”

“本子——我明天送来。”

“找个剧务送来就行。”

“好。”黄景塘看了看表，“这个时间，我可以找到人拿本子，我先走一步。”

“也好。”云烟站起来送客。

黄景塘向老太太鞠躬道别。他前脚才出大门，瑞芳就提着嗓子问了：

“又要演剧啦？”

“还不一定。”云烟不想多谈。

“我家左邻右舍这下又有得谈啦，”瑞芳笑着，“上次你演的是什么事——”

“好啦，”婆婆拦着，“家里又不等钱花，有丈夫有孩子的还抛头露面，招什么是非！”

瑞芳点头，“电视台真复杂，龙蛇混——”

“我在电视台演过戏，没碰到什么复杂，什么蛇，接了戏就准时出演，演完戏就回家。”云烟颇不以为然，暗暗地更下了决心，“什么事单纯，什么事复杂很难说。”

“好啦，”婆婆向瑞芳说，“她的事我们也管不了，只要她丈夫受得了上电视被人评头论足的太太，我



们还能说什么？”

“妈，我倒不反对，”瑞芳说，“我的邻居都喜欢谢云烟，电视上还没有哪个女明星比得过云烟的。”

“你少胡说！”婆婆大声叱责她，“你是死要出风头，就不顾你弟弟了，我们是为你弟弟的——不是为了讨好邻居的。”

“家任不反对呀，”瑞芳毫不退让地顶了过去，“去年云烟不是演了一档戏吗？他又接又送地乐得很。”

“嘿，你们都乐得很，就没有想想或是问问我的想法。”婆婆脸色更加阴沉，“我是一个寡老婆子。”

“好，我要回去了，”瑞芳拿起皮包和冬菇就要走，“你们家真复杂。”

云烟只好站起来送行，“常来玩。”

“玩？”瑞芳撇嘴，“谁陪我？能耽误你睡午觉吗？我看还是少回来的好。”

瑞芳才一走，婆婆就连声地叫王嫂。

“王嫂，王嫂。”婆婆显然有一肚子气，“都到哪里去啦，大白天，难道去睡觉呀！现代的人不懂规矩啦！床像敞在那里似的，被子也不用叠，随时随地都能倒上去挺着！”

“老太太，”王嫂急忙走过来，“我在替瑞瑞换裤子，他尿湿了。”

“佳佳呢？”婆婆问。

“他睡了。”王嫂揉了揉发涩的眼睛，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怎么？”婆婆直看到王嫂脸上去问她，“你们晚上都干什么去了？把觉留到白天来睡，白天是工作的，上班的，晚上就该好好地休息，才能养足精神。你看你，哈欠连天，干脆好好地睡一觉吧！别在这儿像个睡美人似的惹人讨厌！”

云烟再也受不了了，返身回到卧房，用力把房门摔上，顿时房外就造反了似的沸腾起来，两个孩子都哭了，婆婆哎呀哎呀地叫着心疼——

“老太太，老太太。”王嫂不知该张罗哪一头，叫的声音比谁都大。

云烟坐在床边，两手捂着耳朵，恨不得立刻从这片喧嚷里消失——

“家任！你怎么还不回来！”

“家任！”

房门外，婆婆哭叫着呼应着她的心声。

“家任，妈妈心疼，头疼，你快回来吧！妈妈——”



2 孩子病了

“你评评理!评评理嘛!”云烟跺着脚,对着闭目躺在床上的家任喊着。

家任捶着床,另一手压在两眼上。

“求求你,半夜三更的,声音别这么大!”

“半夜三更,你还知道是半夜三更,你不是才回来吗?”云烟越发感到委屈,“从一个大早出去,一声不响地就不见了!准你深更半夜的才回来,不准我——”

“我打了电话告诉你的——”家任拉长声音!云烟嗓子越来越尖厉,“你到哪里去了,这个家虽然跟个疯人院差不多,我也只好好的呆着,就等你一句公正话!”

“公正话,”家任冷笑,“你还讲公正!我明明告诉王嫂不回来吃饭了!”



“叫王嫂转告我!王嫂明明叫你和我直接说,你怕我不答应——”

“我是怕你!”家任从床上猛然跳起,开了房门就往外跑,“你不让我睡觉,我不睡好了!”

“家——任,”云烟跟着追出去,“你敢出大门!出去就不要回来!”

家任在客厅里被妈妈拦住了。

“家任,”张老太太手捂心口,“你们吵得鸡犬不宁,还要怎么样,要把家丑张扬到大马路上去呀!我们活着的人都不要面子,不要脸了,得让你死去的爸爸在地下安息吧!”

家任不愿母亲加入战场,拉着云烟又回卧房,向云烟打躬作揖地哀求:

“你听到了吧!”云烟气得眼泪直流,“我学都学不会,夹枪带棍,指桑骂槐,含沙射影,骂人不带脏字,我受——”

“你多心!”家任吼了起来,“你看的剧本太多,学的名词太多,好好一句话,你偏要往坏处想,弄些不三不四的,什么含沙射影呀,来扣,来套!”

“张家任!”云烟大哭了起来,“你昧着良心胡言乱话!一句公正话都没有!”

“公正话!你真要听公正话”家任指着她的鼻尖,自己也气得变了脸色,“我妈妈也就是你的婆婆,老年人说话,你听着点,她的要求你做不做不到,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你这做儿媳的,拼命跟她顶,跟她计较,还想叫我向着你,派我妈妈的不是,你——你真